

寒日亦温暖

◎王晚静

不知何时,衣服越穿越厚,骑车上班时口罩、围巾、手套一样都不能少,全副武装;不知何时,单位的同事开了暖气,满屋子熏熏然的暖意。恍然而觉,已经到了冬天,天一直阴阴地暗着,像是在酝酿着一场要柔软整个世界的雪。

逢着黄昏,满街都是心急火燎忙着归家的人们,一个个缩着脖子,口中喷着白气,呵着双手,跺着脚,或是等车,或是坐车,或是疾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温暖所在,那里灯火通明、温暖舒适、放松自由。看着街上的众生相,心中不由得生出柔柔的依恋感,对家的渴望,在流动的霓虹里更浓。

回到家,孩子已经扑了上来,“妈妈,妈妈”地叫着,甜甜地笑着,苹果似的小脸摩挲着我的棉衣,抱着她,我问:“今天在幼儿园表现怎么样?”她奶声奶气地说:“很乖很听话,不过我想妈妈了。”说着在我的脸侧响亮地亲了一口,一股甜蜜从心头荡漾开来,瞬间让我忘了归途的寒冷。

厨房里,丈夫正在择菜淘菜,见了我说:“天冷水凉,我把菜淘洗干净了,一会儿你这个大厨再过来炒吧。”随意的一句话,却让我的心都浸在了暖暖的感动中。窗外的狂风肆虐、寒冷刺骨,仿佛都被一扇橘黄色的窗户挡得严严实实。想起古人造字,这个“家”字是多么有趣而含义深刻啊,茅草棚下小猪们挤在一起,虽然是陋室,却温暖欣然。

打开电视,天气预报说寒流来袭,主持人用亲切的语调提醒观众

要记得多加衣服。想起已经年老体弱的父母,不知道老寒腿犯了没有,腰还疼不疼了。于是,赶紧拿起手机。

还没拨,悦耳的铃声却响了起来,竟然刚好是母亲打来的。“妮儿,刚才我跟你爸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说是寒流要来了,你可要穿厚点啊,不能光顾着漂亮,把腿冻坏了……”我想插嘴,可根本就插不进去,母亲一如既往地絮絮叨叨着。先是提醒我不能穿短裙,要穿厚的长裤,然后提醒我要把被子换成厚的冬被,还提醒我晚上注意给孩子盖被子,早上送她去幼儿园时注意给她包严实了,等等。总之,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详详细细。可这次我没像往常那样烦躁地、粗暴地打断她,我静静地听着,眼眶竟然湿了。母亲的唠叨认真听来,字字都是浓得化不开的宠爱啊,我在她心里,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不会照顾自己的小孩子。每逢天气变化,她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一番,即使我嫌烦抱怨,她也从不改变。而她这么多年的冬天,从没舍得给自己添过一床棉被、一件冬袄。

煤气灶上的粥正咕嘟咕嘟地熬着,满屋都是小米和红枣的清香。窗外,第一朵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我打开窗,伸手接住,世界是这般美好安宁。丈夫喊着:“傻子,不冷吗?”我在心里应着,有你们,寒日亦温暖。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紧握,不如轻捧



10岁的外甥女,正上五年级,一直是班里前几名,但她完成学校作业后,周末还要奔赴英语、奥数、钢琴、跳舞的培优班,吃着饭还在背着英语,视力逐渐下降,孩子苍白的小脸满是疲惫。想想刚刚看到网上的新闻:“一名初一女生考试不好,留下遗书跳了楼。”报上新闻:“用眼过度致9岁孩子暴盲。”原本应该天真纯净的孩子,在焦虑的父母鞭策下,身不由己地裹挟在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上。为了让孩子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家长怀着无奈和艰辛,不惜“层层加码”,让孩子处于一种不堪重负的状态,最终上演悲剧,让人痛心。

女儿12岁,刚上初一,她在班里成绩属中等偏下,刚刚结束的期中考试,全班67个学生,她排名第47。分析完试卷,我理了理思绪,对女儿说:“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从卷面看,都是因为粗心才丢了分,你只要找对方法,细心起来,妈妈相信你下次一定行。”女儿如释重负地点点头。若在以往,我又少不了一顿咆哮,会拿她和别人比,骂她笨,絮叨我对她的付出。一直以来我朴素的人性不断被坚硬现实挤压,只怕孩子输在人后,初衷是爱和关心孩子,结

果却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令她失去了学习兴趣。

女儿逐渐长大,我对她的教导突然间无力而茫然起来。等待门口一棵月季花的开放,成了我们母女不言而喻的约定。这是一棵夏天我移栽过来的树状月季,上面嫁接了好几个品种,有几个花蕾迫不及待地绽放了,花瓣很少,花期倏忽而过。我和女儿对每朵花都会评论一番。有一条枝子疯长,上面却没有花蕾,我嫌它汲取养分,好几次想把它剪掉,女儿说:“妈妈,再等等吧。”一天我正在做饭,女儿兴冲冲地跑过来说:“妈妈,那最长的枝上有一个花蕾。”我说:“有一个花蕾也不会开放,天都冷了。”事实证明我错了。初冬的风里,那一朵小花安静祥和地绽放了自己,它不攀比、不急躁,积蓄力量开自己的花,花瓣是鲜艳的红,层层叠叠,馨香自那一抹冷艳中缓缓逸出。那一刻,我终于明白,造物主不会薄待任何人,只要有花蕾,迟早会开放。

理想的家教应该“爱有方,严有度”,父母要对孩子多说一些鼓励的话,多与孩子分享快乐时光,多给孩子发展的空间,相信孩子一定是最好的。对待孩子学习、犯错误等问题,不能表现得急躁、没耐心。忽视过程教育,是一种虚荣和功利的表现。

一把沙,攥得再紧,一样会从指缝中漏出;双手将其轻轻捧起,沙子却完好无损。相较之下,前者吃力,手中却空留下被沙砾磨过的痕迹,而后者却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了。世间最宝贵的事物,大抵都如流水河沙、明珠萤火,紧握的都被捏碎,落得一无所有,轻捧的,才能让它绽放自己的光芒。让我们轻轻捧起自己的孩子,让其自由生长,静静地聆听他们拔节和开花的声音。

◎马冬菊

·传记·连载

穿布鞋的马云

(2)

■文/王利芬 李翔

敏锐的机会发现者

1995年,也可以说是互联网元年。

1995年的8月19日,网景上市。今世的所谓互联网思维,很大程度上是由网景缔造的。它的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当年是个少年得志的科技神童,今天则是风险投资大佬。马云是在中国创业的。他不是马克·安德森那样的科技神童,技术不是马云可以倚仗的优势。他只是个敏锐的机会发现者。

1995年,一个叫丁磊的人从宁波邮电局辞职,花1000多块钱买了张机票,飞到广州,当时他的薪水才800多块钱。后来他创立了一家名叫网易的公司。

也是在1995年,杨致远和大卫·费罗创立了雅虎。

马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源于一次美国之行。

1995年,杭州要修一条通往安徽阜阳的高速公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也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中,但在项目进行的一年时间里,该公司却迟迟没有按照合同支付投资款,杭州政府聘请马云到美国同该公司接触。那时马云被称作“杭州英语最好的人”。

带着政府的委托,马云担负起了前去美国翻译和协调的工作。可到了美国之后,马云却发现那是一家骗子公司,不但无意合作,甚至希望马云能跟他们一起诈骗中国人的钱财。当马云表示出不愿意的姿态时,他们就将马云软禁了起来。无奈,马云只能佯装妥协,再借着需要考察其他项目为由离开。马云后来提起这事时说:“简直就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大片,我到了美国被黑社会追杀,我的箱子现在还在好莱坞呢。”

在机场准备买机票回国的马云突然反悔了,他思考再三,觉得既然来了就不能轻

易放弃。马云想起自己国内的一个同事提过他的女婿在西雅图和人合伙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到西雅图找到那位同事的女婿Sam所在的VBN公司,亲眼见识了互联网世界。

马云发现,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到非常多的信息。同时,他也发现在网上搜索不到任何一条有关“中国”的信息。互联网在中国市场上还是一片空白,这让马云兴奋不已,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了。他决定跟VBN合作。

回国当晚,马云就邀请了24位交情很深的朋友来聊互联网。但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仍是陌生的词汇,24个人里面仅有1人认为可以试试。大家的不赞同并没有动摇马云做互联网的想法。一周后,他与妻子张瑛商定创办互联网公司,创业所需的10万元由他们四处筹措而来。1995年5月9日,中国第一家商业网站“中国黄页”诞生。

中国黄页成立之初,马云设想的模式是:同美国VBN公司合作,他们提供服务器跟技术,中国黄页负责国内的推广。一旦马云同中国企业达成协议,海博翻译社将企业的资料翻译成英文快递到美国,美国方面负责将主页做出来并挂到网上,再将主页打印出来快递回中国。马云就拿着这些打印的图片给企业看,进而收费。但在当时,因为互联网在中国没有普及,客户看不见他们在网上的资料,仅凭几张打印照片很难让他们相信。所以中国黄页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并不乐观,马云甚至有时候会被当成骗子。

马云在1995年看到了互联网,当时马云对24个朋友讲,23个不相信,可见这个选择的难度,但他的这个选择还是没有因为别人的反对而变化。

明日关注:选择创业团队

·传记·连载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20)

■文/李锐

蒙上眼睛,才能打出好球

有一次去日本录《勇往直前》,和杨千嬅、金晶在镜头前打高尔夫球。

我们平常打球还可以,一旦有摄像机对着,连球都挨不着了。

焦虑中,只听旁边接连几声“砰、砰、砰”,清脆利落,个个都是好球。偏头一看,是位戴墨镜的日本老人,年纪在八十岁上下,身手却一点不差。

我请翻译跟他说,能不能教教我们。他答应了,随后把墨镜摘下来,我们才知道他竟然是个盲人。

老人说,教可以,但要像他一样,先用布把眼睛蒙上。我心想,睁着眼都打不着,还蒙上眼睛?哪知蒙上眼睛之后,轻轻一挥杆,“啪”,球触杆的瞬间,手感极好,声音也格外动听。迫不及待把眼罩掀开,看到自己刚刚打出去的球,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

其他人也一样,个个都是好球!

大家兴奋地扔下球杆,问老人家怎么会这样。

老人淡淡一笑:“当你睁着眼睛打球,会对自己要求很高,要求越高,压力越大,越打不好。而当你蒙上眼睛,要求就降到最低,感觉能碰到球就已经很好了。恰恰因为我们放低了要求,甚至根本没有要求,反倒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醍醐灌顶!我们有多少时候在全力奔跑,却未发现已经错了方向?

不禁回想起我得过且过、无甚追求的青年时代。上大学的时候,和央视的赵普同班同宿舍,他的自律一度令我望尘莫及,作息时间表详细到几点几分,而且一板一眼,对照执行。他当我是最好的哥们儿,才把他的时间表拿给我看,可我刚看了一眼就开始头疼,心里冒出一句话:自虐至此,毋宁死。

普哥为了自我激励,在租住的破院子门口挂了个牌子“赵公馆”,后来被我偷偷改成了“赵

公公”,同学们狂笑。普哥摇头叹息:这小子没一点正经。

我也有过对自己特别苛求的时候,但是除了痛苦,并没带来其他什么。

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台里整体大调整,很多主持人,包括我,节目都停了,处于半休息状态。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跳跳,陪她玩。她上幼儿园了,我就自己坐在院里发呆。

记忆中,从出道那天开始,永远都在忙忙碌碌,追求人生密度嘛。在湖南卫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我节目做得多,同时应付五六个栏目几乎是工作常态。所以,忽然清闲下来,找不到存在感了。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等到大的方向明确下来,一切都会重新步入正轨。但是对我自己,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未来是否还有机会,是个未知数。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既比不上老何的活泼,永远一张二十岁的娃娃脸,带着一群孩子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也比不上老汪的深沉底蕴,深交的一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艺术家,满身都是学问;更比不上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打滚就打滚,说下腰就下腰,欢乐无界限,紧跟时代大潮。

后来我决定从精神上给自己松绑,放下所谓的自尊和期待。

不是想做事吗?那就去做,别对平台挑三拣四。

有一家公司,用极低的价格从各个电视台收购“垃圾节目”,想请一个主持人把这些节目重新组织、讲述一遍,当新节目卖。这活儿的要领,我当年在《晚间新闻》就已经摸索透了,干起来得心应手。

买节目的成本是100多万元,经改装后再打包卖给电视台,一年365期,一家电视台25万元,一百家电视台就是2000多万元,大家开心!

明日关注:出了家门即风景